

歷史與空間

馬承鈞

史上的疫情防治

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肺炎，給原本歡樂的庚子春節帶來一道罕見的陰影。以舉國之力馳援武漢、抗擊疫情，成為這個新春一道特殊悲壯的景觀。

中國古代，稱突發性流行性傳染病為瘟疫。我國數千年的文明發展史，就是不斷與各種瘟疫的鬥爭史。所以自古有「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之說。東漢時期神醫華佗就有很多治療傳染性寄生蟲病的記載，他發現用青嫩茵陳蒿草治療流行性「黃膽病」，民間流傳的「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當柴燒」就是明證。現代醫學家屠呦呦研製出從新鮮青蒿中分離出青蒿素成為治療瘧疾的新藥，基礎就源於此。我國古代還曾多次爆發並流行傷寒，一時死傷無數。南陽籍名醫張仲景以其辯證施治方法診治了無數患者，並撰寫出經典醫著《傷寒論》，奠定了中醫臨床實踐的基石，因此被尊為「醫聖」。日本漢方醫的經方派至今還用張仲景的原方治療病毒性肝炎等傳染病。明代名醫李時珍、清代的葉天士、吳鞠通等醫學家也都為治療瘟疫作出過重大貢獻，至今仍在臨床使用，被稱為治療瘟疫的剋星。

接種滅毒疫苗「治未病」，也是中國古代醫學家的一大發明。早在三千年前古賢就發明了人痘接種術——被接種者體內會對天花產生免疫防禦性反應，從而預防重症天花的發生。此乃牛痘接種術發明前最有效的預防天花的方法，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兩千多年前的中國醫學專著《黃帝內經》提出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預防原則，已成為舉世共識的普世真理。

中國古代的一些明君，都能在大疫流行時，勇於承擔責任、安撫百姓，下令各級政府展開防疫活動。漢文帝、漢元帝、漢成帝和漢順帝等，還下過有關瘟疫的自責詔書，下令官方減少吃喝玩樂、迎來送往，積極救災賑民。在宋朝，政府還組織醫生為患者義診，藥費由政府買單。1682年我國曾流行天花，康熙皇帝還以朝廷名

義下旨：「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朕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為防治天花作亂起到積極作用。

中國古代醫家也知道用隔離手段是防止瘟疫傳染的必要措施。公元2年天花流行時，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可見當時政府安排空房作為「隔離醫院」，用以治療瘟疫患者。唐朝武則天時期設立「悲田養病坊」，由政府出資管理。足見古代很早就使用隔離方法，以切斷瘟疫傳染源，阻止疾病的傳播。控制瘟疫流行的一個「重頭戲」是建立完善的國家防疫體系，建立邊境檢疫制度以控制疾病的傳播。根據湖北出土文物《封診式》竹簡中的記載，可見戰國時期就有逐級報告傳染病和對可疑病例調查的制度。宋太祖時還規定，所有被派往到邊塞的將官，都要帶隨行醫官負責防疫和健康。在清朝，政府還專門設有一個叫「查痘章京」的官職，專事痘疹的防疫檢查。清朝刊行的《海錄》記載：「凡有海艘回國，及各國船到本國，必先遣人查看有無出痘瘡者，若有則不許入口，須待痘瘡平愈，方得進港內。」這一切都說明中國醫生當時已經認識到天花的急性感染患者為傳染源，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天花檢疫系統。

古賢也非常重視飲食衛生和個人衛生，認為這是預防感染瘟疫的有效一環。秦漢時期制定的《漢律》規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民間則有用佩蘭、草葉洗浴、不吃生冷變質食物等衛生習慣。李時珍更在《本草綱目》中提出：「凡井水有遠從地脈來者為上，有從近處江湖滲來者次之，其城市近溝渠污水雜入者成鹹，用須煮滾。」如今中國不少地方仍保持這些古老的衛生保健傳統，包括端



李總理赴武漢指導抗擊疫情。網上圖片

午節飲雄黃酒、佩戴艾草和中藥煲湯等習慣，不少都與預防瘟疫傳播相關。大凡瘟疫流行時，古人選用藥物消毒的方法來預防疾病的感染和傳播。秦代出土的竹簡記載，凡來秦國的賓客入城時，其乘坐的車輛、馬匹都要經過「火燎煙熏」以消毒防疫。宋代選用艾蒿等藥物驅趕蚊蟲以防止瘟疫。

通過文宣提高民眾的防疫知識，也是古人看重的一個重要環節。《黃帝內經·素問》就以對話的形式講述了很多預防疾病的常識和方法。唐朝的太醫院不僅擁有齊全的學科，還設有培養醫生和防疫人員的教育機構。更將瘟疫的預防知識和簡單的藥方鐫刻在石板上，立於坊坊、村坊和路邊，教育引導民眾。

歷史上凡是瘟疫流行，勢必大大危害民眾健康與生命，也對經濟社會和國家安定造成巨大損失。所以歷史上不少朝代在大疫之年都會推行免稅減租等賑災政策。漢宣帝於公元前67年的瘟疫後，就下詔「久其君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不久還規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由政府予以補貼，將賑災糧款發至災民手中。每逢瘟疫過後，各級政府都要派官員深入疫區巡視，或開倉賑濟安撫百姓，或指派醫生施藥救助。漢平帝時某年瘟疫成災，朝廷按每家死於瘟疫的人數賜予不等的安葬費，對於安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地方的「惠民藥局」也在抗疫中起到重要作用。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天的社會制度比古代優越了無數倍，今天中國的國力比古代強大了無數倍。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戰勝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和一切艱難險阻，還神州大地一個澄清靚麗、艷陽高照的新春！

字裡行間

黃仲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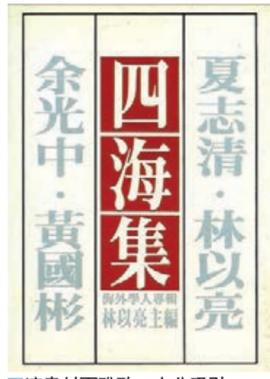
四大武學高手

一九八五年六月，在台北重慶南路的金石堂書店，看到一本書，一本封面異常吸睛的書，三十二開本，沒有豔麗的圖片，只是棗紅色底反白三個大字：《四海集》，主編林以亮，列作「皇冠叢書第1244種」。我沒細看內容，立即買了。原因只有一個：伴着《四海集》兩旁的四個人名，太吸引我了：夏志清、林以亮、余光中、黃國彬。這就是所謂「四海」。

這四人在當年確是「文化英雄」。在各自的領域上，赫赫有名；其中，夏志清更是如雷貫耳，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震撼中西學界。他勾沉和提升了高度的作家如張愛玲、錢鍾書，證明他獨具慧眼，所下評語，更令人心悅誠服。余光中的散文、評論，更是我最愛看的作品。至於黃國彬，當年雖少看他的作品，他主要是詩，但亦擅動文壇。至於林以亮，在香港文壇、翻譯界、電影界，亦一「大咖」也。

四人合成一部文學評論集，豈可錯過？且看內容：夏志清〈「玉梨魂」新論〉（歐陽子譯）

林以亮〈曲高和寡：轟動英美電視界的



這書封面雅致，十分吸引。作者提供

名著小說》余光中〈龔自珍與雪萊〉黃國彬〈千禧玫瑰：中外情詩漫談〉從學術論文的格局來說，當以夏志清所寫最嚴謹，其次是余光中。林以亮將四位好朋友收編在一起，是指他們分居海外各地，而友情彌篤，且看他說：「四海集的命名有幾層用意，既指四人的作品合為一集，也套用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成語，以點明我和三位好友的情誼。書名同時表示我們雖分處五湖四海，卻有一種心靈上的契合和天涯若比鄰的感覺。」

在〈代序〉中，林以亮以武俠小說中常見的術語來譬喻各作者的風格，十分有趣：夏志清好像是少林名門正派的老一輩高手，自幼心無旁騖、按部就班來修煉本門的內外功；他有天資又努力，達摩祖師的「易筋經」為他打好堅固的基礎，再加前輩的指點，外功也實而不華。至於余光中，雖受過基本的學術訓練，可是生來具有豐富的詩人氣質和才華，不甘自限為專家學者；他耽於兵器，潛心鑽研刀與劍，取名門正派的精髓，自創右手使劍、左手使刀相輔相成的武功。劍者，詩也；刀者，散文也。黃國彬和余光中一樣對劍術入迷，向學之心極切，以藥酒浸洗全身，使筋骨更健；另一方面潛心研讀秘笈劍譜，大凡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的繁馬功夫，甚為了得，由中入西，由西入中，遍遊名山大川，是個遊俠。

至於林以亮的武功，他自評駁雜不純，個性與因糊口關係，內功、基本拳術沒練熟，刀劍之外復喜旁門兵器，如琴棋書畫。幸他有自知之明，從未以高手自居。但他這「雜家」的學識，為其他三友所不及。他叱吒江湖，自有他的厲害處；糾合三人，編成這部《四海》。這書我藏諸書齋，不捨不棄，久不久就拿出觀摩一番，希從中學得一招半式，也可在江湖混一個名堂。可惜，數十年來，仍不過爾爾。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噏三噏四、亂噏廿四，好噏唔噏，豬噏、狗噏、廢噏



廣東人叫「說」、「講」做「噏」，讀[ap1/ŋap1]，用時多含貶義。說話是人與人溝通、交流的最直接方式。「噏好嘢」（講好話）無人抗拒，「亂噏」就肯定予人反感；所謂「亂噏」，就是指有人亂說、隨意說，總之是在沒經深思熟慮下就說出口。

對於那些「亂噏」之人，廣東人還會說他們「噏三噏四」、「亂噏廿四」、「好噏唔噏」、「豬噏」、「狗噏」、「廢噏」等等。「亂噏三噏四」就是「說三道四」，多用以形容不負責任地「亂噏」。

三八廿四，所以「廿四」暗指「三八」。「三八」近乎廣東人的「八婆」，多指言行舉止有違常理、做事莽撞或不得體的女人。據此，「亂噏廿四」用以形容如「八婆」般「亂噏」的人。

「無為」指無甚作為，或做着沒有意義、沒有道理的事情。據此，「亂噏無為」可作為「亂噏」、「噏三噏四」、「亂噏廿四」的加強版。從另一角度，「無謂」也指沒有意義，所以「亂噏無為」可看成由「亂噏無謂」演化過來。

「好噏唔噏」指應說的不說或應說的不說，不應說的卻說了，亦即所說的極其不恰當。廣東人會說愛講「廢話」的人做「廢噏」。「豬」、「狗」一向分別被認為是愚昧、胡鬧的代表，所以相當於「豬叫」、「狗吠」的「豬噏」、「狗噏」就是指不用理會的「廢噏」了。

網民會以「9up」代「狗噏」。由於「狗」與男性器官的粗口讀音相近，所以一般認定話語中如含「狗噏」一詞就是「講粗口」。話說，2009年1月15日立法會舉行的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其間時任特首曾蔭權回應議員追問有關普選時說：「我唔想同人『狗噏』」

論……」。會後引起很大回響——普遍認定身為特首不應在此場合「講粗口」。就此「指控」，如讀者接受上述解釋，曾特首那起事件在今天可平反了。

自2003年「沙士」一疫，普遍香港人已對「戴口罩」具防護能力有一定的認知。在「武漢新型肺炎」來勢洶洶下，全港以至全球均陷入「口罩荒」，有立法會議員於Facebook分享影片教人用「蒸口罩」的方法消毒，以解燃眉之急。其後該議員遭「怒指」（強烈譴責）不在話下，還惹來不少「抽水常客」作出相類的「廢噏」——有一名女執業律師在Facebook發帖指「蒸口罩不如新鮮奶罩」，也有一名中文系前高級講師在網上指學生除可「蒸口罩」外也可嘗試「叮口罩」（放進微波爐內加熱以消毒），或許可把無知謠言轉化成科學求證的契機。其實，稍為有點普通常識的人，應明白到口罩在「蒸」後、「焗」後或「叮」後，殘留的病毒雖有可能被消除，但其防護作用也與此同時被消除。

早前有醫學教授級人馬在出席政府記者會時與一眾官員未有「戴口罩」。當被記者詢問時，他回應指「戴咗噏唔到嘢」（戴口罩無法說話）。其「口罩言論」隨即引起譁然，當事人可能在輿論壓力下又或有感身份超然而不可「亂噏」，遂極速在Facebook發帖，為該「不實言論」向公眾致歉，並謂日後會慎言思行。話分兩頭，以其地位，能知錯認錯，實屬可貴，值得各界，尤其做文化工作以及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士借鏡。

大家有否留意，自「反修例」風波以來，不少藝人、名人、議員、政府主要官員，甚至專家、學者，有「噏完收返」（收回言論）的情況；究其原因，就是當事人有「亂噏無為」、「好噏唔噏」（言論粗疏）之嫌。筆者認為這當然是原因之一，但主因多為「過分自我」之故；是故身處高位要職，且在社會上具一定影響力的人士，有必要卸下那「傲慢」的面紗，易地而處，當可避過「認衰」——改口及道歉的尷尬場面。飄忽的言論只會貽人口實，公信力大打折扣。

對於「非常事件」，尤其處於「非常時期」，人們所抱持的態度應是：「一般市民」勿「噏三噏四」，以免引起群眾恐慌；「外行人」勿「亂噏廿四」，以免造成火上添油；「內行專家」勿「好噏唔噏」，以免釋出誤導信息。以「武漢新型肺炎」為例，如在此時有「有頭有面」的人或單位發佈一些雜音言論；比方說，新型肺炎的殺傷力較「沙士」為低，人傳人機會微、病毒可防可控，把疫情列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屬言之過早，據「估算」得出疫情在數月內「見頂」，人們會怎麼想呢？由於這類人或單位被公認為「權威中的權威」，所發佈的會被解讀成「安心」理據，人們因而將戒備性降低，對嚴峻疫情來說是不負責任的、危險的。

詩語背後

江鄰

蓬江古鎮

今年回重慶老家過年。我與一幫香港青年朋友相約，正月初一早晨，他們在淺水灣冬泳，我在阿蓬江冬泳，遙相呼應，共拜大年。

阿蓬江是一條奇特的河流，發源於湖北省利川縣，橫貫武陵山區，穿岩破嶂，千里西奔匯入長江，再隨大江東去，重返利川，完成生命輪迴。好比生肖紀年，周而復始。今年鼠年，乃十二生肖之首，時逢疫患，借天下水脈相通，共泳以祈福蒼生，祝願新春，別具意義。泳畢，賦詩一首，題名《阿蓬江》：

紫氣綠絲萬壑中
碧波千里喚阿蓬
穿雲破霧西天去
接上長江共壯東

阿蓬江幹流流域，正是我的家鄉黔江。黔江置縣，始於東漢。其境位於武陵山腹地層巒疊嶂之間，古時又名丹興、石城，隱約道家修仙所在，素有「川鄂咽喉」之稱。

今日黔江已是飛機、高鐵、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的區域中心城市了，但置身其間，綿延起伏的山地地貌，仍依稀給人當年「蜀道之難」的感覺。長期以來，從黔江外出大致有三個方向：東經咸豐、恩施、宜昌到武漢，南經酉陽、吉首、懷化到廣州，西經彭水、南川、涪陵到重慶。三條路線皆以公路相通，但都是翻山越嶺而建，常因夏有雨水滑坡、冬有冰雪封凍而不得通行。

三條旱路之外，還有一條水路即阿蓬江，宛如一條玉帶蜿蜒其境。阿蓬江大致沿南線流到酉陽注入烏江，再折向西線從涪陵注入長江。阿蓬江是黔江的母親河，黔江或許正是因了阿蓬江水色如黛而得名。我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奔波，領受了長江、黃河、珠江的文化洗禮後，也把阿蓬江視為自己的母親河。

然而，阿蓬江並不是我生命中遭遇的第一條河流。在黔江三條旱路之一的西線上，離城二十餘公里，有一個名叫石會的小鎮。此鎮位於武陵山主峰腳下，群峰環峙，如屏如障，石頭自然是多的。我一向以為，「石會」是石頭聚會的意思，與黔江的古稱「石城」多少有些關係。殊不知，兩者毫不相干。經查詢，石會由官方驛站「石塔舖」與民間集市「兩會壩」合二為一。而兩會壩，則得名於兩條山溪「老窖溪」與「龍岡溪」在這裡會合。兩溪合流之後，稱文匯河。三水之濱，蔚然成市。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就出生在那裡。山有武陵，水有文匯，一武一文化成我生命的搖籃。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我都把文匯河當

作自己的母親河。後來離鄉外出，三十餘年來，見的世面雖然多了一些，純淨的山溪般的文匯河卻始終在心底流淌。不過，隨着歲月流逝，精神的文匯河對我的滋養漸漸不夠了，自然的文匯河也因水土流失和築壩發電而一度斷流。加之，離鄉久了，黔江和石會在我的鄉愁裡日益融為一體，我便把眼光投向了阿蓬江，投向了這條更具生命力內涵的大河。

現在想來，我自幼跟阿蓬江就是有淵源的。阿蓬江一瀉千里，在崇山峻嶺間逶迤而行，沿岸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集鎮。其中，濯水鎮是中游河段上一個比較大的古鎮。母親的閩粵雲夢阿婆嫁給了濯水鎮的傅老師，而傅家長子傅曉與我年齡相仿，興趣愛好差不多，都喜歡閱讀各種課外書，寒暑假經常在濯水一塊兒玩。多年後重返濯水，依然感到親切無比。為此，我作過一首七律，題名《古鎮吟》，多少能反映這濃濃的故鄉情結：

古鎮悠悠入夢來
蕭蕭秋色寂寥懷
廊橋子立孤舟去
曲巷閒看倦鳥回
隱約兒時嬉鬧處
依稀幾許野蒼苔
棹樓柳閣滄桑事
老樹斜陽濁酒杯

阿蓬，土家語，意為雄奇、秀美。阿蓬江穿行在武陵十萬大山之中，峰高谷深，絕壁對峙，險峻奇絕的觀音峽、官渡峽、神龜峽，神秘幽深的溶洞、暗河、間歇泉，突兀陡峭的天生橋和大漏斗，構成了獨特的峽谷風光。實際上，黔江周邊素以奇峰異谷眾多而著稱。多年來，黔江的對外宣傳口號一直沒變：峽谷峽江之城，清新清涼之都。據說，這樣的景致，只有歐洲的盧森堡堪比。

諸峽之中，神龜峽奇。神龜峽全長近四十公里，因峽口兩山頭酷似雙龜對臥而得名。整個峽道斗折蛇行，全長有27個水灣，28個山門，一灣未盡，一門又開，正所謂舟輕岸近疑無路，探棹入門又一灣。兩岸峰高壁陡，谷中灘險水急，長期人跡罕至，山水草木無不呈現原始自然風貌。其他各地的峽谷多為開口或窄或敞的「V」形，神龜峽基本上是垂直的「H」形，不少絕壁甚至傾斜出來，形成倒「V」。岩壁形態不一，千層岩、褶皺岩、蜂窩岩層出不窮，巉岩林立，峭壁如畫。灣谷相連處展現一線天景觀，幽冥宛轉，引人入勝。不過，據我北大的老同學，曾擔任過重慶黔江區區長的吳忠先生講，神龜

峽峭壁垂懸，峰迴水轉，雄奇秀美，大氣磅礴，絕對有大景區之底蘊，但更具價值的是官渡峽。只緣官渡峽盤踞城邊，雖無神龜峽之規模，但同具峽江景色，更有一線天、懸空寺等景觀，而且由南而北出峽口，兩岸田園撲面，遍地黃花搖曳，似入世外桃源。城中峽谷，城邊峽江，城下溶洞，使黔江城具備世界級特色城市的價值。不知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峽谷峽江之城，清新清涼之都」的含義。黔江夏天並不清涼，敢稱清涼其實完全依賴溶洞之中的地下之城。試想，把咖啡廳、電影院等文化生活乃至醫院、酒店搬入恒溫16度的溶洞會有一番什麼景象，絕對是全球獨一無二的。也正因此，一直覺得有個夢想沒有實現，成為一生成憾事。上帝賦予黔江獨特的自然地質條件，國家又提供了立體交通，能否打造一座世界級的特色城市，實是看我們自己了。唯望有朝一日有人真正認識黔江之價值所在，並據此打造一座神奇獨特的黔江城，這才對得起黔江的山水和百姓！

由於阿蓬江幹流沒有建工廠，整個流域均為農業地區，江水沒有遭受污染，水質是極好的。盈盈碧水，出了湍急的峽江，和緩處便是人居處，形成一個個集鎮，如串起的珍珠。舟楫商賈，漁火晚唱，千百年來，演繹了多少悲歡離合。所謂滄浪之水，清可濯纓，濁可濯足，一鎮名濯水，也把阿蓬江流域土家山民笑看古今，等開天下的情懷展現得淋漓盡致。且以一絕一聯狀之：

高天厚土育阿蓬
開谷開山一猛龍
誰與弄潮濯水
土家兒女是英雄

經天緯地千里蓬江開谷開山成偉大
格古通今一泓濯水吞雲吐月正逍遙
千里蓬江，古鎮甚多，我獨愛濯水。為了充分開發濯水的旅遊資源，曾數次介紹港商來這裡考察，也談了不少意向，但陰差陽錯，終究沒落成什麼像樣的項目。心中的濯水印象，大抵還是一片原生態農業文明的模樣：

層巒疊嶂一河開
綠水青山百鳥徊
古鎮殷勤迎遠客
清風蕩漾洗塵埃
峽江婉轉廊橋影
吊腳參差戲台戲
信步小街閑燕語
聲聲叫賣暗香來

少小離家老大回，在經歷了半世紀的風風雨雨後，重新回到這裡，別有一番滋味。